

清史研究集

· 第四辑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2 030 8301 9

清史研究集

第四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2 030 8301 9

责任编辑：吴长显

封面题字：赵朴初

封面设计：汪晓灵

清史研究集 第四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插页 4 字数 312 千

1986 年 6 月第一版

198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680

书号：11118·182

定价：2.70 元

602753/25

编者的话

《清史研究集》第四辑又与读者见面了。为了保持本刊为学术性专题论文汇编的特点，本辑刊载了学术论文十一篇，史事考证短文两篇。从文章内容看，涉及范围较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秘密结社、人物评价、科学技术、学术思想等各方面，其中有些是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有的则是过去清史研究中很少涉及的领域。

明清之际松锦之战是清朝入关前的一次关键性战役，战争的结局不仅促成明朝的覆亡，而且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刘建新《论明清之际的松锦之战》一文，从清朝南进战略计划及其实施，战争基本过程，以及战役中明清双方战略指挥得失等方面，对这次战役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一文，不仅详细叙述了明末清初西洋火炮传入中国的全过程，而且分析了明清统治者对待西洋火炮的不同态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亡清兴的原因。对多尔衮的评价是近年来史学界较为关注的课题，对雍正的皇位继承更是清史研究中争论不休的课题。金成基的《评多尔衮》，对清朝开国史上重要人物多尔衮一生的政治活动，作了全面分析与综合论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史松的《康熙朝皇位继承斗争和雍正继位》，对雍正夺嫡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雍正的皇位继承乃是康熙生前有意的安

排，对雍正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清代的秘密结社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马西沙的《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与喻松青的《天理教探研》，是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文章论点明确，材料翔实，有一定的说服力。李华的《清代前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试析》和黄鉴晖的《论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是两篇研究清代经济的专题论文，前者利用大量文献资料对清代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作了细致的分析，后者专就山西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与借贷资本的出现作了具体研究，对票号的产生与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俊义的《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是一篇探讨清代学术思想的论文，作者着重从康乾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乾嘉学派的形成及其发展，对过去学术史上一些传统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尹福庭《试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消长及其影响》与黄国盛《中法战争前的福建海军》两篇文章，是作者从事清史研究的近期成果，是对近代史上缺乏深入研究的课题所作的探讨。此外，我们还选登了两篇考证史事的短文，以飨读者。

《清史研究集》是一个创办不久的学术丛刊，由于编者经验不足，水平有限，编辑工作中一定存在缺点与错误，我们殷切希望读者提出批评与意见，使我们将本刊办得更好些。

本辑由胡绳武、马汝珩主编，李华、王俊义、王道成参加编辑，吴孝英作了些具体工作。

目 录

论明清之际的松锦之战·····	刘建新	1
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	张小青	48
评多尔衮·····	金成基	107
康熙朝皇位继承斗争和雍正继位·····	史 松	139
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		
——清前期八卦教初探·····	马西沙	167
天理教探研·····	喻松青	216
清代前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试析·····	李 华	239
论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	黄鉴晖	287
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	王俊义	342
试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消长		
及其影响·····	尹福庭	367
中法战争前的福建海军·····	黄国盛	386
军机处设立时间考辨·····	南炳文	411
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	周育民	423

论明清之际的松锦之战

刘建新

翻开清朝入关前的满、汉文史料，清人东征西讨，转战征伐的大量记载便映眼而来。“我国家以神武开基”^①的说法虽不无诩夸之意，但清人百战创业，马上得天下却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大小上百次战役组成了清朝开国史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清初历史研究中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领域。在清初的历次战役中，以1639——1642年（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的明清松锦之战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在这次战役中，清王朝凭借几十年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力量，一举击败十余万明军精锐，控制了入关的重要战略通道辽西走廊，为尔后入关奠定了基础。经此一役，明王朝元气大伤，基本丧失了在外继续与清军周旋的能力。两年以后，延续了二百七十七年之久的朱明王朝就在农民起义军和清王朝的内外攻击中彻底覆亡。由此可见，松锦之战不仅是清初历史上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大规模战役，也是明清之际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事件。本文拟从明清之际的历史环境以及满族入关前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松锦之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① 昭槁《啸亭杂录·八旗之制》第336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一 清王朝的南进战略计划及其实施

松锦之战的爆发是明清双方三十余年激烈角逐的必然结果，也是清王朝入主中原战略计划在最后阶段的具体实施。

从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其父遗甲十三副起兵，进行统一诸部的战争起，到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建立起全国统治为止，满族在其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始终面临着一个或数个强敌的挑战。无论是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人口数量或疆域面积上，勃兴未久的满族都不能与它的敌手们相比。

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前后，努尔哈赤统治下的人口至多不过三十万。^①1644年清朝入关前，满族的人口不过六十万，^②合计其统治区内的满、蒙、汉全部人口，也不过二百余万。^③而明王朝的人口，早在1578年(明万历六年)就已达六千余万。^④十七世纪初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交往的增加，明朝的火器得到迅速的发展。明朝政府用各种火器装备军队，加强边塞地区的防御。而满族初起时，只拥有弓、箭、刀、矛等原始武器。天聪年间，一些汉族降官在对比明与后金(清)的势力时曾

①莫东寅《满族史论丛》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

②同上，第134页。

③崇德末年清朝的人口数字，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只能根据一些现有数字进行推算。当时蒙古八旗共有129个佐领(牛录)，以每佐领300丁计，共有男丁38,700名。再加老幼妇女三倍，蒙古人口约有十二万。汉军共有167个佐领，依上例计算，汉军八旗下有男丁50,100名，人口约十五万。辽东原有人口约二十七万(见毕恭《辽东志·兵食志·武备》)。清军五次入边，掠得人口近百万(见《清太宗实录》卷三十，第18页；卷三十一，第3页；卷四十五，第22、23页；卷六十四，第24页)。再合计满族人口六十万，清朝人口共计二百余万。

④《明史·食货志》第七册，第1880页，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

叹道：“他家（指明王朝——引者注）天下二、三百年，他家疆域横亘万里，他家财赋不可计数。”^①而“国小力薄”^②的后金政权则是“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③各方面的劣势构成了满族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巨大障碍。偏居东北一隅，人力、物力、财力都极为有限的满族，要想在强敌环伺的险恶历史环境中求生取胜，除了靠战争为自己创造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以外，别无他法。但是，要与强大的敌手进行战争，又不能采取那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型打法。显而易见的劣势地位迫使满族统治者求诸心计，求诸谋略，尽一切可能，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依靠历次胜利积累起来的局部优势，逐步扭转战略全局上的劣势，以取得与强大敌手角逐的最后胜利。正是在这种勃兴未久的“草昧之年”^④里，满族的领袖人物们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少胜多、以小攻大、以弱敌强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不仅成为保证清朝入主中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军事思想史上，它也应占有重要的地位。^⑤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满族领袖人物的上述战略思想，早在努尔哈赤进行统一诸部的战争中就已表露出来。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在进攻乌拉部时训谕诸贝勒说：“倘若折断大树，何能骤然而断之？需以刀斧渐次斫削。与我同等之大国，何能一次灭之乎”^⑥

①《天聪朝臣工奏议》奏中，第35页。载《史料丛刊初编》上册（罗振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4年影印本。）

②《天聪朝臣工奏议》奏上，第22页。

③《天聪朝臣工奏议》奏上，第10页。

④康熙《清太祖高皇帝圣训·序》第一页，武英殿本。

⑤参见小山内宏《现代战略论》，日本产报株式会社，1973年出版。

⑥《满文老档·太祖》卷二。（本文所引满、汉文档案及实录稿本，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在训谕诸贝勒时进一步申明，“太平之道，贵在公正；征伐之道，贵在计谋。以不劳己，不累兵之智谋为上。倘不劳我兵而胜者，诚为智巧谋略之良将也！若劳我兵力，虽胜何益？征伐之道，以我无些须之损而取胜，是为善之善者也。”^①显然，努尔哈赤“征伐之道，贵在计谋”的战略思想与孙子“上兵伐谋”^②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而他“渐次斫削”的形象比喻则为皇太极尔后制定南进战略计划提供了原始的蓝本。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萨尔浒战役之后，后金在辽东地区的对明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16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率军连克明辽东重镇沈阳、辽阳，满族进入辽沈平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和满族势力的不断发展，努尔哈赤逐渐萌生了入主中原的企图。面对明王朝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强大敌手，后金政权应该如何稳步南进？新兴的满族应该如何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对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满族统治者起初并无成算。因此，在满族南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冒进行动。

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倾国之师齐集宁远，攻城时遭到明军火炮痛击，大败而还。次年五月，皇太极率兵攻锦州不克，又趋兵攻宁远。攻坚之军又遭火器轰击，不克而退。据清方文献记载：“是役也，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及瓦克达俱被创。”^③六月四日，皇太极自宁远回师锦州，再次攻城。后金军苦战竟日，“因城壕深固，又值溽暑，不能进攻，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六。

②《孙子兵法·谋攻篇》。

③《清太宗实录》卷三，第24页。

退兵。是役，士卒损失甚多。”^①

后金在宁锦的两次失利并不是偶然的。攻打宁锦属于进攻性的战役，这种战役“若是想要成功，则规模的大小一定要和所获得的目的，与所要克服的障碍，能够成比例。”^②后金初据辽沈，根基未固，四方未靖，在内、外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刻贸然南进，自然难免受挫。在迭遭挫败之后，皇太极不得不冷静地统筹部署南进的可行方案。

1628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八月，一位汉族降官摹仿《隆中对》的笔法，向皇太极进呈了一份奏章。他认为：

一、明朝已经过了二百余年的统治，“武弱文强，法久弊生，上下欺罔，贿赂公行”。统治机构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挽救。但是，新兴的后金政权与积弱的大明王朝相比，还暂时处于劣势。

“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死守，我国每每弗下。”后金“屡屡进征，屡屡不得长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举南进的时机尚未成熟。

二、在这种形势下，后金对付明朝的“大计”，唯有“讲和与自固二策”。一方面通权达变，对明讲和。“文移之中，逊顺其词，惟受大旨，不责细节”；另一方面加紧自固，“修我政治，垦我疆土，息兵养民，举贤任才，勿慕虚名，唯求实利。”创造与明朝决战的时机。

三、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日益衰败的进程将不断加快。“或宰辅迂腐而不达权变，或科道鼓簧而纸上谈兵，以为边官无功而

①村山芝坞等编《清三朝实录采要》卷一，第13页，日本江戸伍石书轩刊本。

②巴伦·德·约米尼《战争艺术》第8页。（Baron De Jomini The Art of war, London, 1942）

去职，以为师老财匮而促征。”待时机成熟之后，“我国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一击十，诚万全之术也。”^①

这位汉族降官对明与后金的势力及各自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对比分析，为皇太极勾勒了南进战略计划的轮廓。

皇太极采纳了这位汉官的部分建议。他在对明讲和的同时，开始着手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到崇德初年，皇太极的自固政策取得了圆满的成果。在清王朝内部，封建君权得到了确立和加强，国家机构更加完备，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渐趋缓和，部分被俘汉官经过考试和拔擢，先后得到任用，参与南进大计的筹措和谋画。经过皇太极纵横捭阖，抚剿兼用的一系列措施，昔日与明朝结盟的蒙古和朝鲜或臣或服，成为清朝的羽翼，清王朝后方稳固，势力大增。

如果说皇太极在自固以及对蒙古、朝鲜等问题的措置上步步成功，颇有章法的话，那么，他在南进攻明的步骤和时机的选择上却起而复踣，经历了一番周折。

当时摆在皇太极面前的入关之路只有两条：一是经宁锦直入山海关；一是取道蒙古，由宣府、大同一带入边。前者为入关“正途”，但雄关险隘，重重叠叠，近而不便；后者虽无强敌固守，但曲道迂回，路途遥远。

1629年（明崇祯二年，清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鉴于宁锦屡挫的教训，率军由蒙古绕道入边，攻占北京东北的永平、遵化、迁安、滦洲四城。次年三月，皇太极返回沈阳，派阿敏等人留守四城，同时又委任投降汉官，招徕附近屯堡乡民，发给种子、耕牛，使其垦种土地。皇太极企图经营关内四城，在明朝的腹心之

^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辑《明清史料》甲编第48～50页，1930年出版。

区插入一把匕首，西可进窥北京，东可配合关外，内外夹攻宁、锦。当年二月底，皇太极致书宁锦等处明朝军民劝降说：我据“遵化、永平等处地方，遂即住种，作长久之计。……其宁远、锦州等处旧住之人，亦当识天时，度事势，从权筹画可也。只似胶柱鼓瑟，思尔朝廷，而尔朝廷陵京尚不能保，岂能保尔众乎？不如归朕，共享太平。”在这份劝降书的末尾，皇太极还用威胁的口吻说：“尔等不听我言，东西受敌，两下夹攻，岂能长保无虞也？那时悔无及矣。”①

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五月，正当皇太极准备“从速率兵前往”，②以图大举的时候，关内四城的形势却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阿敏等人不但未能配合皇太极进行内外夹攻，反而遭到关内明兵和宁锦援军的合击，弃城大败而还。永平等四城之败，固然与阿敏等人不安固守内地，失于防范有关。但是，后金孤军深入，四面受敌，调度、应援不便，有犯兵家攻守之忌，却不能不说是皇太极南进战略上的一次失误。

永平之败对皇太极打击极大，他曾在一份上谕中吐露了当时的心情：

朕夙夜冰兢，惟敬天勤民是念，幸赖皇穹庇佑，宗社垂庥，取得南朝遵、永、滦、迁数城。朕躬历过多少艰险，费过多少心思，将投顺官民，加意抚养，就似骨肉儿女一般痛他。朕以国事回銮，令贝勒等留守诸城，靠着 he 就像朕在那边一样。岂知贝勒等不体朕敬天爱民至意，将天赐我之城池轻弃、天与我之赤子妄杀，朕闻知肝肠碎裂，所以痛哭流涕

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编刊：《明清史料》丙编第18页，1936年出版。

②《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四年五月十三日条。

不止也。①

其实真正使皇太极“肝肠碎裂”，“痛哭流涕不止”的，绝不是芸芸众生被无辜滥杀，而是他苦心筹画的南进部署又一次遭到惨败。

永平之败的严酷事实证明：满族入主中原，只能取道山海关；而欲入山海关，又必须先取锦州。经过几番周折，皇太极终于确定了先取锦州，后攻山海关，再取北京的正确战略计划。

由于种种原因，皇太极的南进战略计划并未得到举朝上下的一致赞同。投效新朝的某些汉官亟欲图功，或主张绕道入边，直取北京，或建议再次入边，内外夹攻山海关。②满族的贝勒将帅们垂涎于中原地区的丰富财货和人畜，也纷纷建议早日入边。③无论是直取北京还是内外夹攻山海关，都已被事实证明难以实现。但是，入边攻掠却可以收到削弱明朝实力的效果。正是基于这一点，皇太极把满洲贵族对财货的企求和汉官亟欲入边的建议巧妙地融入自己的南进战略计划，他在自固的同时，不断派兵入关攻抢，一方面给明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满足了满洲将士的贪欲，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与宁锦防线同时构成满族入主中原障碍的，还有明军的大批精锐。这批明军或远处关内，或集结于宁锦各城，坚壁不出。皇太极求敌不得，感到十分棘手。1627年后金进攻锦州时，皇太极曾致书明军守将赵率教，激其出城决战：“若尔果勇猛，何不出城决战？乃如野豮入穴，藏匿首尾，狂嚎自得，以为莫谁能何，不知猎人铁纒一加，如探囊中物耳。”④由于当时后金缺少攻城的先进

①《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四年五月十三日条。第17页。

②《天聪朝臣工奏议》奏中，第32页《祖可法陈攻取事宜奏》。

③《清太宗实录》卷十四，第18页。

④《清太宗实录》卷三，第20页。

武器，对婴城固守，“狂嚎自得”的明军无计可施，所谓探囊取物的说法，不过是威吓明军的一句空话。至于入边寻明主力决战，一是不能确保成功（明军精锐不可能齐集一处，待敌来歼），二是要越险涉远，又犯兵家之忌。

攻取锦州，歼明精锐，是满族入主中原必需完成的两项战略任务。而围点打援，在打开入关通道的同时就近歼敌主力，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唯一上策。1627年皇太极在顿兵锦州城下的时候似乎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致明军守将的劝降书中曾说：“我今驻兵于此，岂仅为图此一城？正欲俟尔国救援，兵众齐集，我可聚而歼之，不烦再举耳。”^①由于受到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皇太极围点打援的意图，直到十四年后才得以实现。

十六世纪末叶，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封建统治机构的腐败，明王朝开始进入了日益衰落的末期。韩非所谓“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②的说法，仅仅概括了封建王朝上升时期的一般规律。在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四境安堵，封建政权或可苟延时日，外患一起，必然激化封建王朝内部的各种固有矛盾，大大加速其灭亡过程。明代中期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对付北方的蒙古族和东北地区逐渐兴起的满族，不得不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不但使大量精壮劳动力直接脱离社会的物质生产，而且要耗费巨额的物资，它就像一个附着在社会经济躯体上的巨大赘瘤，吞噬、吸吮着社会生产各部门创造出的有限财富。明人所谓“国家岁供，仅给九边”^③的说法，正是对这种现象的准确概括。随

^①《清太宗实录》卷三，第20页。

^②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五蠹》第10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

^③茅瑞徵《东夷考略·东事答问》，见谢国祯辑《清初史料四种》北平图书馆刊印，1933年出版。

着辽东战事的加剧，明王朝的军费开支日益增加，而封建的超经济剥削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已经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它所能提供的财富日益减少。为了解决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矛盾，明朝统治者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办法。从1618年起，明王朝开始在正赋之外加派辽饷。到崇祯末期，各种名目的加派竟高达二千万两，约为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明朝财政收入的五倍。^①这种敲骨吸髓的搜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当过于沉重的负担超过社会经济的载荷能力时，明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终于以农民起义的形式爆发出来。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使明朝在腹心之区内陡增强敌，明廷既要“御虏”，又要“灭寇”，在战略上陷入了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清王朝与明军决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二 松锦之战的基本过程

1639年初，皇太极开始用出“全副精神”，^②与明朝争夺入关的战略通道辽西走廊，揭开了松锦之战的序幕。根据松锦之战的进程、特点以及明清双方力量的不断消长、变化，可以把这次战役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

（1）战役的第一阶段从1639年正月止，至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三月止。清军在这一阶段中因强攻受挫，开始制定新的作战方略。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明辽东总兵祖大寿奉诏入援京畿地区，松锦一带，防守空虚。次年正月，皇太极调集

^①《明史·食货志》第七册，第194页；参见周伯棣《中国财政史》第3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②《明清史料》丙编，第21页。

清军，猛攻松山，“将欲尽力一举，妄图克破，以摇撼我八城。”^①

松山城即明广宁中屯所城，位于锦州正南十八里，南连杏山驿、高桥铺，北通锦州，地当山海关至锦州的通衢要道。从山海关陆路和东、西海口海路运来的辎重都需经松山运入锦州。松山城是一座每边长约五百米的正方形城堡，^②在宁锦防线的八座城堡中，“惟松系旧城，不甚高厚，而界在锦、杏，关系最要。”^③清军一旦攻克松山，就可“断宁、锦咽喉”，^④使锦州明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639年二月二十四日，皇太极亲至松山城南的黄土岭，^⑤指挥孔有德等用火炮昼夜轰城。二十六日，松山城垛尽坏，皇太极命清军架设云梯，四面围攻。明军松山守将金国凤督率军民死守，“各用枪炮、火罐、长枪、弓箭、剗刀齐力攻打四阵，”毙伤清军甚多。^⑥二十八日，清军再次攻城，又被明军击退。

清军攻城数日，弹药殆尽，伤亡近二千人。^⑦为了补充军械，皇太极派人返回沈阳，运取火炮、弹药。^⑧

二月二十九日，皇太极召集满、汉文武官员齐集御营，共议攻城之策。孔有德等皆主张穿地攻城。熟谙松山地形的石廷柱却认为：松山附近，水位较高，又有石阻抵，“况有城壕，如何渡而穿之？切不可行。”^⑨皇太极因攻城不克，“倒伤许多头目精

①《明档》卷二二九，1号。

②根据笔者1981年6月对明松山故城遗址的实测。

③《明档》卷二二九，6号。

④《历史档案》1981年第二期，第4页。

⑤今名黄土岭。

⑥《明档》卷二二八，14号。

⑦《历史档案》1981年第三期，第5页。

⑧《八旗通志》（补纂）《石廷柱传》卷一七六，第4页。

⑨《八旗通志》（补纂）《石廷柱传》卷一七六，第4页。